

七个好友抱团山居： 就地取材创作，每个人都藏了一身绝活

2019年起，在重庆近郊的虎峰山，一群川美毕业的年轻人开始亲手搭建属于他们的山居生活。他们租下农民房自己改造，有人做陶，有人染布，有人做漆器。整座山既是他们创作的材料库，也是无边的游乐场。

7个好友和他们的山居实验

虎峰山对于重庆人来说，是一片触手可及的绿野仙踪，从主城区开车40多分钟即可抵达。

2019年，重庆女生余童从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后，面对招聘软件上“月薪15块”的工作，她突然陷入虚无。

偶然间，余童认识了虎峰山上的学长许石付，她一下被山中自在的生活吸引。当时，余童的爸妈刚刚退休，全家人就一起租下了山里的一栋农民房：一楼工作，二楼睡觉，顶层的木顶阁楼用来搁置作品。

此后几年，几位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艺术家陆续聚到虎峰山东南边的村落，渐渐形成一个稳定而互助的小社群。

上山的年轻人大多都有一个现实的原因——省钱。六七年前，虎峰山的农民房低至几千元一年。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创作的考量，无论是做植物染，烧柴窑，还是做木雕、大漆，山里都离原材料更近。

山里，一个人能当几个人用，也因此每个人都藏了一身绝活。大漆艺术家老宋劈起柴来又快又准，下了厨房，还能烧一手美味的锅包肉。余童是大山里的裁缝，做衣服，染窗帘，给朋友缝一块桌布。

吃大锅饭，每月仅花几百元

初来虎峰山，每个人都经历过一段“适应期”。

一个要克服的城市病是“不能点外卖了”。但山里永远不缺食物的原材料，动动手，人就不会饿着。

山里的大锅饭花样特别丰富。由于大



山居的朋友们

家来自天南地北，每个人的拿手好菜都不一样。东北的锅包肉，湖南的水煮鱼，云南的傣味料理，木姜子、薄荷、青花椒齐上阵，口味新奇又丰富。

四五十块是大家一周的伙食费。村民也时不时地给大家送菜。所有人最花钱的就是工具，余童算了笔账，如果除去创作的材料费，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500多块。

创作和生活形成一个闭环

在虎峰山，永远有探索不尽的乐趣。前几年，老宋发现山上1000米处有个荒废的茶田，自此朋友们杯中的南川茶没有断过。

时间的边界在山上也变得模糊。大家沉浸式地创作，直到凌晨一两点。有时候，几个朋友心血来潮，会约定在大半夜结伴爬山，没有拘束。

大自然也是大家的素材库。余童从事植物染，山中的植物随手可得。有一次和小狗悠仔散步，余童发现小狗身上沾满了野菊花的油脂种子，她就把这些种子做成了植物酊剂。

她还教妈妈学习制作酵素、堆肥，做橘子皮牙膏，包罗了生活里的各类清洗剂，用过还能净化山里的河水。她的创作和生活

形成了一个生态闭环。

一个在森林里玩耍的人 没有办法再把自己关起来

这些年来，社群中并非没有人尝试过“下山”。2024年，许师兄下山去美院当过讲师。各种绩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他最终决定辞职：“我不太喜欢在时间的压力下做东西。”

在家人的催促下，余童也进入职场工作了一年，努力让自己适应新的节奏。“在提离职的那个时候，我就想着虎峰山的松林。”她决定重回虎峰山。

在这之后，她才真正地确认了自己的选择。她跟爸妈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：“我要回到山里去住，跟你们在一起。”她也清晰地意识到：“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在森林里面玩耍的人了，没有办法再去把自己关起来。”

当然，现实的压力并非因为上山就完全隔绝。大家还有经济压力吗？余童没有回避这个问题：“也许赚不到钱是事实，但你可以把情绪先安慰好，好好睡觉吃饭，也能好好跟人沟通了，然后第二天就非常有力地去创作了。”

据“一条”微信公众号

都市人为什么往雨林跑？

这条4公里的路给出了答案

不知从何时起，越来越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，开始对高楼间的拥挤与嘈杂感到疲惫。他们愿意把脚步交给山野，把呼吸还给森林——钻进一片完整、原始、带着野性生命力的雨林，在草木与泥土的气息中，重新找回身体与内心的平衡。

位于云南的景迈山，恰好藏着这样一片让人一见倾心的雨林。它地处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，是古茶林、原始雨林与布朗族村寨和谐共生的存在。在这里，一次仅需4公里的轻徒步，就能让人沉浸式地感受雨林的神秘、温柔与力量。对渴望回归自然的都市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条理想的“疗愈之路”。

赴一场雨林之约

春节假期，景迈山的晨雾尚未散尽，记者的越野车已缓缓驶过翁洼寨的石板路，车窗外，百年古茶树虬曲的枝干在雾中若隐若现。这一天，记者要赴一场雨林之约——沿着阿蚌雨林与原始森林交织的路线，用4公里的徒步，去丈量这片土地的心跳。

早上8点30分，记者准时抵达户外工作室集合。领队是个皮肤黝黑的布朗族小伙，名叫岩勐。

三轮车在颠簸的土路上飞驰，卷起一路轻尘。沿途的植被不断变化——从整齐的茶园，渐渐过渡到茂密的次生林，最后是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，空气越来越湿润。

下车后，记者和几位同行的徒步者沿



玩龙竹大转盘

着一段平缓的小坡向上走。路边不时遇见有趣的植物：一丛丛香茅草随意生长，随手掐一片叶子，指尖便留下清冽醒脑的香气；还有一种不知名的小草，叶片细长而柔韧，轻轻一拉再松开，就能稳稳夹在眉毛上。

先辈的林间智慧

徒步不久，我们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林间空地。领队从背包里取出弓、箭，还有几架布朗族传统工艺制作的竹弩。“这是我们祖先用来狩猎的工具，现在变成了体验项目。”他一边演示，一边细细讲解竹弩的构造与用法。

记者拿起一张弓，试着拉了拉。弓弦的张力远超想象，手臂很快便酸了。瞄准、屏息、放箭——箭簇带着风声飞向靶心，却偏了半尺。队友们开始一一尝试，笑声和惊呼声此起彼伏。

射完箭后，领队还带我们看了布朗族先辈曾安置在丛林里的捕鸟工具。那是用细藤与树枝编织的小型陷阱，巧妙地藏在灌木丛中，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入口。“以前，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些工具获取食物，现在它们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。”

植物的沉默与馈赠

徒步的后半段，我们终于迎来了全程真正的挑战——绝望坡。

这是一段近乎垂直的陡坡，脚下铺满了被潮气浸得湿滑松软的腐叶，每一步都必须踩得极稳、极小心。我们手扶藤蔓和麻绳，互相协助，咬牙坚持，终于抵达终点。稳稳落地那一刻，所有疲惫瞬间烟消云散。

抵达终点，领队笑着举起一颗小小的种子，正是望天树的翅果。“看，这是‘金色飞贼’，它的翅膀会自己旋转。”他轻轻一抛，翅果在空中展开薄薄的翼，像带着魔法一般缓缓旋转飘落，完美还原了《哈利·波特》里金色飞贼飞行的模样。

植物用沉默却坚韧的力量，在险坡与深谷里静静生长，也用最无私的馈赠，把绿意、香气、果实与力量捧到我们面前，悄悄治愈着每一个疲惫的身心。

据《银川晚报》